

聊斋闲品

嵩山不语

♣ 郭法章

秋色渐浓，嵩山如一幅缓缓铺陈的古老画卷，在天地与时光之间，静默地舒展其雄浑与灵秀。山以岩石为骨，以泥土为肌，以草木为衣，而秋，则为其染上一层澄澈而深远的底色，增添了无尽的浪漫与诗意。此刻，我立于少室之巔，俯瞰万山红遍，仿佛听见千年前的风声与梵唱，一同回荡在红叶与霜石之间。

公元526年深秋，一苇渡江的达摩祖师踏浪而来，衣袂未干，便已步入嵩山少林寺的幽静。彼时的秋色，正如今日般浓烈，层林尽染，雁阵惊寒。他未言一语，只于五乳峰下壁龛九年，将一身梵行与天地同寂。秋去秋来，红叶落尽又生，唯有那壁前的影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晨曦到暮色，从青丝到白头。九年后，当弟子慧可断臂求法，达摩才启口传心，禅宗由此东渐。而嵩山，也因此成为东方智慧的静修之地，秋色中多了一份澄明与慈悲。

若说达摩以无言证道，则诗人之思，则以有声寄怀。唐开元二十三年秋，李白客居嵩山南麓颖阳山居，登高望远，秋风猎猎，吹动他胸中万丈豪情。于是，便有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千古长啸。那一夜，明月如霜，山风入怀，他举杯对月，将一身傲骨与旷达，尽付与嵩山秋色。“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余光中《寻李白》)。嵩山有幸，曾以山风为笔，以秋云为纸，藏下诗仙的一腔孤勇与浪漫。

而王维笔下的嵩山，则是另一番风致。他于政治失意后归隐嵩山，写下《归嵩山作》：“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那是一种历经风波后的澄澈，是“归来且闭关”的淡然。 秋山落日，荒城古渡，皆成了他心境的镜像。王维眼中的嵩山，不喧不闹，如一幅淡墨山水，留白处皆是禅意。他于山中听水观云，与松风对坐，将一生宦海沉浮，化为山径上的一枚红叶，随风飘落，归于寂静。

至于宋之问，则于下山之时，留下一声轻叹：“下嵩山兮多所思，携佳人兮步迟迟。松间明月长如此，君再游兮复何时。”秋夜月明，松影斑驳，他与佳人执手缓行，却知此别难再。嵩山明月，年年依旧，而人生离合，却如秋云易散。那一声“复何时”，道尽人间离愁，也让嵩山的秋月，从此多了一份温柔与惆怅。

今我游于嵩山三皇寨，正值红叶漫山，如火如荼。石阶蜿蜒，如一条通往古代的幽径，每一步都似与古人并肩。红叶在风中轻颤，如达摩的袈裟，如李白的酒旗，如王维的诗笺，亦如宋之问笔下那迟迟不肯离去的佳人。我伸手接住一枚飘落红叶，叶脉如禅，清晰而深刻，仿佛刻着千年的风霜与吟咏。

嵩山不语，却以秋色为诗，以石壁为径，以红叶为信，容纳了无数灵魂的漂泊与归来。它既是达摩的静修之地，也是李白的豪饮之场；是王维的归隐之所，也是宋之问的离别之岸。而我立于山巔，看云海翻涌，如古今诗心交汇；听风过松涛，似梵音与吟哦同奏。此刻，我亦是嵩山秋色的一部分，是达摩壁前的一粒尘埃，是李白杯中一滴残酒，是王维笔下一点淡墨，是宋之问歌中的一声叹息。

树洞里的春秋

♣ 张勇

办公室窗外立着两棵树，一棵是梧桐树，另一棵也是梧桐树。枝丫舒展着差不多的弧度，树皮刻着相似的纹路，该是一同扎根于此许多年，连枝头抽芽、叶间栖雀的节奏都这般契合。

左边的梧桐树干上，藏着个拳头大小的小树洞，圆润得像被精心打磨过。春日刚至，几只麻雀便相中了这块宝地，衔来枯草与软羽，在洞里搭起了温暖的家。右边的树干上，则嵌着一个碗口大的树洞，边缘带着些自然的粗糙，不知何时，一只羽翼丰满的大鸟落了脚，将这里视作自己的领地。

自此，窗畔便成了热闹的战场。每日清晨，天光刚染亮梧桐叶，争夺大战便准时上演。小麻雀们虽身形娇小，护巢的决心却半点不弱，只要大鸟靠近小树洞半步，它们便扑棱着翅膀围上去，叽叽喳喳的叫声又急又响，像是在宣告不可侵犯的主权。大鸟时而展开翅膀俯攻，带着几分威慑的意味；时而又倏然离去，落在远处的枝丫上梳理羽毛，似乎在盘算下一次进攻的时机。那此起彼伏的鸟鸣，混着风吹梧桐叶的沙沙声，成了窗外最鲜活的背景音，让平淡的日子多了几分野趣。

夏日里，梧桐叶长得枝繁叶茂，浓密的绿荫将两个树洞藏得严严实实。鸟儿们的争夺并未停歇，只是多了层绿意的遮掩，偶尔从叶隙间瞥见它们翻飞的身影，或是听见一阵急促的啼鸣，便知这场拉锯战仍在继续。我常常倚在窗边，看阳光透过叶缝洒在树干上，树洞的轮廓在光影里忽明忽暗，鸟儿们的身影在其间穿梭，竟有种静观天地小生灵的闲趣。

秋日悄然而至，风一吹，梧桐叶便簌簌飘落，像一场温柔的告别。曾经浓密的绿荫渐渐稀疏，两个树洞也从夏日的隐蔽中显露出来，轮廓愈发清晰，在泛黄的枝叶间格外显眼。或许是知晓冬日至将，需要一个安稳的巢穴抵御寒风，鸟儿们越发勤快起来。小麻雀们频繁地衔来枯枝加固巢穴，大鸟也加快了筑巢的节奏，树洞的争夺也随之变得愈发激烈。

清晨的鸟鸣不再是轻快的序曲，而是带着几分焦灼与坚定；午后的阳光下，时常能看见大鸟与麻雀们在空中周旋，翅膀拍打的声音，尖锐的鸣叫交织在一起，在空旷的秋日里传得很远。落叶纷纷扬扬地飘落，像是为这场持续已久的争夺添了几分萧瑟的背景。可鸟儿们那股不顾，只是拼尽全力守护着自己的家园，那般执拗的劲头，竟让人生出几分敬佩。

我就这样日日看着窗外的那两棵梧桐树，看着树洞里的鸟儿们你来我往，看着春去秋来，叶生叶落。树洞还是那两个树洞，鸟儿依旧在为巢穴争夺，可这日复一日的热闹，却让窗外的风景有了流动的生机。秋日的阳光斜斜地照在树干上，树洞在光影中明明灭灭，鸟儿的叽叽喳喳声穿透落叶，落在我的耳畔，也落在这渐浓的秋意里，成了岁月中一段生动而温暖的注脚。

和味

温热的炒凉粉

♣ 乔沐

夜色渐浓，我依旧在蜿蜒的人流里，期待着属于自己的那份“炒八掺”。看着头戴白帽的师傅在熊熊火苗上颠动着铁锅，铲勺敲得当当作响，空气里弥漫着霸道的荤香。

仿佛一夜间，“炒八掺”便占据了街头巷尾每一处喧腾的灯火。它似乎是从米皮、面皮、热干面等诸多食材中信手拈出八种截然不同的主食，再混搭上青菜、豆芽、鸡蛋或是零星的火腿肠，在猛火的淬炼下，成是一大盘“终极碳水”的狂欢，油润喷香，色彩缤纷，好像正对了年轻人喜好丰盛与快捷的脾胃。眼前的景象固然是生动的，充满了市井的生命力。可当我捧着那满满的一大盒“炒八掺”，不知怎的，心里头想起来的，却是那碗朴素得几乎有些执拗的炒凉粉。

在我的家乡，凉粉算不得什么稀罕物。它是一种极朴素的吃食，大抵是用豆粉或薯粉和水调成浆，在锅里慢慢搅煮，待凝成一方颤巍巍的，半透明的膏肤，便可倾倒在盆里，镇在冰凉的井水里，静候着自身的使命。家乡的炒凉粉与眼前这花团锦簇的“炒八掺”全然是两样性情。它不喧嚷，不张扬，甚至带着几分读书人的方正与古板。一只煤炉，一口平底的铁釜子，一张小桌，几把矮凳，便是它全部的江湖。

儿时的记忆里，炒凉粉却有一番足以令我魂牵梦萦的近乎神圣的光景。那必是逢上赶会、赶集，或是哪个村子唱大戏的日子。人们未走近那片尘土与声浪交织的场地，各种声音

与气味便已混成一片热浪扑面而来。在这片喧嚣之中，总有一角是被一股更为霸道、更为焦香的味儿占据的，那便是炒凉粉的摊子了。

摊主是个精瘦的汉子，系着一条油渍斑驳的布围裙。他用薄薄的铜片刀，极耐心又郑重地将一大块“青石”切成寸许见方的小块。这“切”的功夫便是头一重的讲究。块儿要大小匀停，棱角分明，方显出凉粉质地的紧实与韧劲。若是一刀下去便碎烂了，或是边角软塌塌的，那是要惹人笑话的。切好的凉粉块整齐地码在案上，自有一种不可形容的威严。

炒制的过程更像是一场庄严的仪式。一口巨大的平底铁釜子，被炭火烘得滚烫。釜子上刷一层薄薄的豆油，待青烟微起，便将那方正的凉粉块“喇啦”一声倾在釜子上。他并不用铲子去大肆翻搅，只是用手腕的巧劲，不住地转动釜子的把手，让每一块凉粉都能均匀地受热。待到一面烙出金黄的、脆生生的焦壳，他才用铲子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整体翻个面。这时，撒上一把切得极细的葱花、蒜末，再淋上些许酱油与盐，动作依旧是舒缓的，生怕唐突了那些完美的方块。最终的成品，是外皮金黄酥脆，内里却依然保持着软糯而完整的形态。在我们那儿，评价一盘炒凉粉的优劣，头一条便是看这“块儿”是否还“站得住”。刹那间，一股混着焦香、蒜香、酱油与辛辣的浓烈烟气，便蒸腾而起，像一个无形的钩子，将十里八村的馋虫都勾了去。

孩子们是断然抵挡不住这诱惑的。总要



荐书架

《大海和玫瑰》：记录八十年代的“呼吸与心跳”

♣ 左素菊

这部诗集中收录的是柳荫对于时代的诗性印记，草木春秋，江河湖海，呈现出来的却不是宏大叙事，是“我们共同的呼吸”。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因为那时候的诗歌，与时代的脉搏贴得最紧。柳荫的诗，便是这种“贴紧”的最好证明——他不写宏大的口号，不做空洞的抒情，而是用个人的视角，记录下那个时代的“呼吸与心跳”。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新诗集，是他把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拆开，一页页铺平，再仔细装订成的“时光标本”。在20世纪80年代有些诗人追求

“晦涩”“小众”时，柳荫却坚持“用简洁的语言，写巧妙的新意”。他的诗没有生僻的词汇，没有复杂的句式，却能让不同的读者都能读懂、共情。尤为可贵的是柳荫对美学的坚守，在传统与现代间，力求做一个“独立的歌者”。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流派纷呈：朦胧诗派引领潮流，第三代诗人主张“口语化”，各种美学观念碰撞激荡。而柳荫却始终是一个“独立的歌者”——他不依附任何流派，不追逐任何潮流，而是在传统抒情与现代意识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美学路径，努力让自己的诗作既有“精神的撞击感”，又有“天然的亲和力”。

民间纪事

巴音居日合的花栗鼠

♣ 叶子

巴音居日合成了我常去的地方，周末每次我妈和我视频，我不是在爬山，就是在去爬山的路上。这让她很惊讶，一个不爱运动，周末喜欢宅在家里睡觉，吃零食的人，怎么到了内蒙古竟像是换了个人。其实，我妈不知道，爬山是会上瘾的，尤其是爬巴音居日合山。

第一次爬巴音居日合山，还是受林辰俊的影响。

“老师，您一定要去！您不用担心秋天的太阳毒，台阶两旁的树木遮天蔽日，头顶只剩下一条天空。”林辰俊的眼睛亮晶晶的，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我和一个同事去了，果然和他他说的一样。从那以后，每周爬一次山就成了我工作之余不可或缺的习惯。不知不觉间，我也越来越喜欢这个戴眼镜的小男孩儿。

可这份好感，却在一节习作课后打了折扣。一天，我让孩子们写“我的一次奇遇”，林辰俊写的是他在巴音居日合遇见一只花栗鼠。

“这只花栗鼠身躯小巧灵活，乌黑的大眼睛又圆又亮，一条蓬松的大尾巴几乎和身体一样长，背上还有五道条纹，呆萌极了，和我在阿尔山看到的花栗鼠一样。”在林辰俊生动的描

缠着大人，掏几毛钱买上一碗。那碗是粗瓷的，捧在手里特别滚烫。凉粉块堆得尖尖的，边缘焦黄，内里却仍是软糯的。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外边那层焦壳是脆的，带着一股子决绝的油香与火气。咬破之后，里边的粉芯却是那般嫩滑，几乎要在舌尖上化开。蒜苗的辛、酱汁的咸、辣椒的烈，还有凉粉本身那一点若有若无的豆腥气，全在这一刻迸发出来，在口中交织成一种极其复杂而酣畅的滋味。我们常常吃得满嘴油光鼻尖冒汗，只觉得天地间至高的享受莫过于此了。

长大以后，我考入省城的一所大学。初来乍到，满眼的新奇，自然也少不了去寻找一碗炒凉粉。当我第一次在学校的后街，看见师傅挥动铁铲，将锅里的凉粉毫不留情地捣碎、翻炒，直至成为一锅黏稠的糊状物，我几乎是惊呆了。这哪里是“炒凉粉”，分明是“烩凉粉泥”！同行的室友吃得津津有味，他们告诉我，这做法才能令酱汁的咸香与蒜蓉的辛辣丝丝入扣地渗入每一粒凉粉的肌理，吃起来才够“入味”。我学着他们的样子，用小小的塑料勺舀着吃，味道确实浓重了许多，一路从舌尖香到喉咙，那是一种爽快而直接的市井风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习惯了这种酣畅淋漓的吃法。我慢慢明白，这碎末末的炒凉粉，恰似这坐拥八方的商都古城，有着一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它不过分讲究外在的形态，只追求内在滋味的渗透，那是一种融合的智慧。

毕业那年，我幸运地留在郑州工作。久

人生讲义

记住与忘却

♣ 吴建国

《菜根谭》有言：“我有功于人不可念，而过则不可不念；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则不可不忘。”此话告诉人们：对别人有恩的时候，不应该总是记挂在心中；而当做了对不住别人的事，则应当及时反省。别人对我有恩惠，不能不牢记心中，而别人对我有过失，则应当及时忘掉。

人生漫漫，所历之事纷繁复杂，或美或丑，或利人或利己，或欣悦或烦忧，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可谓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其中，有些铭刻于心，有些随风而逝，本是自然常态。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写道：“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寥寥数语，蕴藏深意，启迪我们以甄别之心面对记忆与遗忘，从而更从容地行走于世。

历史长河中，不乏明哲取舍的典范。东汉光武帝刘秀攻破邯郸取得胜利后，在清点缴获来的书信文件时，发现部下数千封私通王郎之信。有官吏，有平民，也有士兵，而信件内容大都是吹捧王郎，攻击刘秀的。刘秀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召集文武百官，又叫人把那些信件取过来，当众焚毁，并言：“有人过去做错事，愿其安心供职。”刘秀的这种不计前嫌、忘记过去的处理方法，使那些曾经私通王郎的人松了一口气，他化敌为友的胸襟终得人心。

阿拉伯作家阿里，一次与朋友吉伯、马沙一起旅行。三人行经一处山谷时，马沙失足滑落，幸得吉伯拼命拉他，才保全性命。马沙于是在附近的大石头上刻下：“某年某月某日，吉伯救了马沙一命。”三人继续走了几天，来到一条河边，吉伯与马沙为一事争吵起来，吉伯一气之下打了马沙一个耳光。马沙跑到沙滩上写下：“某年某月某日，吉伯打了马沙一个耳光。”当他们旅游回来后，阿里好奇地问马沙为什么要把吉伯救他的事刻在石头上，将吉伯打他的事写在沙滩上。马沙回答道：“我永远都感激吉伯救我，至于他打我的事，我会随着沙滩上字迹的消失，而忘得一干二净。”这殷取舍，正是处世智慧的生动写照。

我国经济学家孙治方和舞蹈家资华筠都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在一起开会。一天孙治方得知资华筠是著名学者陈翰笙的学生，便主动告诉她：“你的老师是我的引路人。我是在他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并且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的，所以我很感谢他。”后来，资华筠把这件事告诉了陈翰笙，翰老却说：“不记得了。”资华筠以为老人年事已高，记忆模糊了，嗔怪地说：“人家大经济学家称您是引路人，您倒把人家忘记了？”不料，翰老十分认真地说：“我只努力记住自己做过的错事，怕重犯。至于做对的事情，那是自然的、应该的，记不得那许多了。孙治方选择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我没什么功劳。”一个永怀感恩，一个严于律己，二者的情怀与境界，皆令人景仰。

那么，何者该记住？父母的养育之恩、师长的谆谆教诲、家人的关心爱护、朋友的真诚扶助、领导的关怀指导，乃至陌生人的善意，皆应深植心田。何者该忘记？己身助人之举，他人无心之失、过往不快之事，当如云烟过眼。若事事耿耿于怀，则烦恼丛生，心何以安？若事事都记于心，烦恼不堆积如山，忧愁不泛滥成河？

感恩乃美德，滴水之恩，亦当涌泉相报。这虽非易事，却应成为我们不变的追求。铭记他人之好，以感恩之心待人，以宽厚之怀处世，方能形成利己利人、泽被社会的良性循环。就像那位旅人，将伤害书于沙滩上，任风浪抚平。唯有放下心中块垒，方能挣脱痛苦的枷锁，我们的人生才会更加充实快乐。

忘记别人的“不好”，记住别人的“好”，这是一种处世哲学，更是生活中的一种态度和智慧。其实，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就隐藏在这简单的取舍之间。把该记住的刻在石头上，该忘记的写在沙滩上，去掉心结，卸下重负，以轻盈的姿态迎向明朗前程。

而久之，我知道在这城市的深巷里，也藏着一些二三十年的炒凉粉老铺。它们的味道，有的固守着本地的传统，有的竟也奇迹般地带着我记忆里的那股子“方正”气。故乡的那位摊主，想必他的炉火，还在某些焕然一新的旧巷里倔强地燃烧着。一种食物，能在一个地方扎根二三十年，本身便已成了一棵会行走的古树，它的根须，早已密密地缠绕住了几代人的肠胃与记忆。

我的思绪纷纷扬扬，正像“炒八掺”锅中不断升腾的热气。

望着眼前这碗声势浩大的“炒八掺”，此刻它是这殷炙手可热，仿佛整个城市的胃口都为它而开。我不禁在想，不知道到哪一天，这朴素无华的炒凉粉，才能得到像它这般的追捧，也在这街市上轰轰烈烈地火上一把呢？这念头甫一生出，我自己便先笑了。炒凉粉或许本就不屑于这样的火把，它属于巷口，属于黄昏，属于那些不急于赶路、有心事要慢慢想的人。我又想问，不知道到哪一天，眼前这红极一时的“炒八掺”，也能在某个街角拥有一家一做便是几十年的老店呢？到那时，它褪去了今日的浮华与喧嚣，炉火旁站着一位鬓角微霜的老师傅，动作不紧不慢，味道却醇厚得能让一个中年人忽然想起自己年轻的夜晚。

夜风轻拂，我饭盒里的“炒八掺”也见了底。舌尖上，那各种香料混杂的、热闹的余味渐渐淡去。心底里，那一方外焦里嫩的、温热的炒凉粉的影子，却愈发清晰地浮现出来。